少室山人集

少室山人集卷二十一

河南楊本仁

文

明贈太師端肅馬公祠重修記

嘉靖丙申　蜀藩訟閹臣不法者于

朝仁與顧給事存仁者奉

命如蜀訊焉已乃由華陽放舟東下將以閏月二

峽祀濤灩瀩弔楚魂觀漢壘覽千古江山之勝

溯百代英雄之跡也險乎壯哉抵重慶遇吾鈞

陽馬鴻臚者來況予曰噫先生不知邪兹吾先

太師端肅公謫戍地乎往

純皇帝時先太師以遼東故忤權璫直而不協我

公者又賂直而媒孽之一言而成市虎由是罹

重譴居無何放歸歸又無何復起而柄政又若

千年而後殁之年渝之人士爲屋而樹之樹可

材也越幾何時而吾鄉張南溟鯤來督學解帶

易材而恢廣之迄於今又幾何時此天倫之所

孜心而無日忘西鄉者也幸際

聖天子以 九廟告成

詔天下天倫叨備一使來陝蜀便道展省良慰平

生雪溺祠下仰吁俛咄孝子慈孫之心若見其有遺慮焉者於是乎巡撫張西野公監察陸玉洲公檄郡使重葺焉曰闡風教者崇名賢而撫公之意又曰室無人易壞於是乎僉卒司守以時蠲除而天倫之意亦曰人無賴焉中將廢於是乎買田若干畝以供歲時香火餘以給守者而其守冨公欣然任襄事曰是固吾渝人之首義者雖微憲檄猶將振廢修禮以示無忘義于百姓成都守邵公又伐山為碑期紀載其事曰荷嗟嗟公先朝典刑微茲永圖來葉焉徵於乎

美矣先太師何以得此於諸君子哉夫倫雖不
肖敢不拜況今其石固在而工皆搤擘待鐫夫
倫不勝其先人之故敢以勞執事夫峽艫一開
駛如奔馬此百年一時也先生豈有意乎嗟乎
端肅公天下之名卿也我
明社稷之臣也而又吾鄉之先哲乎小子其何能
辭夫祠所以昭思也有功於民則祠之而渝固
公之戍遊地云仁嘗聞辛酉之歲虜酋火篩寇
大同威遠勢甚猖獗人情洶洶輦轂震動士大
夫至有遷家以迯避者

敬皇帝倚注我公一朝三宣公時左足一窺燕雲土潰矣而乃謀猷內決百寮弗搖持重以鎮人心掄將以紓　上意尋無遺矢亡鏃而虜酋遁去京師翕然以定當是時公之功在社稷夫銓曹也者風天下之大機而理亂之所由出也惟良斯拔則愚儳爲良一競者得之士則淪胥以競公爲冢宰獎恬抑躁爲官擇人鑒鑒乎不誅美誅用不采名采實故一時布在庶位者彬彬乎卓有成蹟而弘治庶太平寧之理效爛然獨掩乎　本朝當是時公之功在天下公之巡撫

陝西也曰久節制三邊曰又久凡山谷阨塞醜
虜情僞軍糧盈縮兵馬精脆將領材劣勇怯無
不周諳會羽檄一至輒折衝樽俎謀無再發故
能順指羣率輸運三垂以著蔡本兵者若干年
裔夷中夏臧獲編富韓兒童走卒能誦司馬當是
時公之功在四夷而祠之渝渝固公之戍遊地
云仁於是未嘗不斗傾嶽企而嘆先達之莫及
也曰嗟乎君子不以死生富貴動其心而後足
以任天下之事問誘得喪弗貳焉者而後足以
立其身方公之在茲所也曰與蜀士考德問業

了無芥蔕故其言曰貴而驕華衮爲罰抑畏以自飭雖斧鉞爲温況窮達由命予奪在君一譽一毀一榮一辱又有生恒態雲浮漚結掉頭俱空存之秪自嗤耳嗟達識哉達識哉天下之物又有能加于公者哉辟之溟渤　百川赴之而不盈霆擊颷撇而其波輙難起也數尺之磯小激之怒山谿之水夕至而朝没矣故知公者不觀于國而觀乎渝渝

明主拔擢之浪若爲公大受楨旌之地乎渝之祠顧何泯哉岷江巴峽祠與共遠是則不能不望

于渝之人而又不能不望于渝之守巡撫公名
翰直隷順天人監察公名琳浙江平湖人邵名
經濟杭州人富名好禮直隷松江人

夢言

丁酉歲正月廿七日予時在郫録蜀道紀行詩
完業已戒工將明日成帙夜夢三人者眉宇軒
軒曳長裾邂逅道路譏訶予詩二人駢肩於上
一人南去十步餘俱路之西各東向立予路之
東西當三人之間立其上右立者一人遽面予
笑曰君詩曾視往邪如某句云云吾豈忝若句

邪左立者應聲曰如某句云云吾豈忝若句邪時解所誦爲予詩中一聯予心覺慚而色氣未下應之曰此句何不爲可南立者亦目予笑欲言弗言有然二人之色予故扣之曰外此豈無一佳者若屬胡短予深邪其人出尺牘閱視旋搖首答曰無一佳者乃絕道過予持所視牘示之曰張文受韓退之名詩也君碩弗若人者足邪予心自念曰見韓詩張詩未見也視所示牘首刺張文受名文受後恍惚不可識第見墨點盈牘謂皆古名家姓氏篇數云與俱南行數十

步折而東彼復南去予獨北卿一巷泥淖沒脛
垂東一路稍稍可著足然地僅數寸非有所倚
著莫能寬左足而輙前者忽一人荷擔立泥中
予欲假所荷擔行顧其擔重大非一手所能勝
乃其人竪擔就予自持行予左扶而北須臾出
巷爲四通大衢予立衢中袖取一錢授荷擔者
曰以報爾其人少之加至四錢笑置掌上去予
即覺覺而忘其所誦句亦未省張文受者爲誰
神䬙䬙猶未平移時乃定少室子曰嗟嗟是豈
不大可怪邪予錄予詩也埀斷手而輙感若夢

何邪豈古名賢憫子闇劣左陷外道默誘子衷導其所未至邪陰示嚮往之途而翼之行邪頑子不足以致是也不然弗識體裁罔諳聲律信手落筆謬自詭曰詩詩歌歌不幾乎敝帚千金之敝乎又惡恠若鬼揶揄邪嗟嗟是又豈可不大省邪

明處士李君配杜氏合葬志銘

正德己巳某月日處士李君君者卒業葬杞之南源宅葬三十有八年爲嘉靖丙申夏四月月日厥配孺人杜氏亦卒卒之日雷電晦冥雨霡霂如

注田父老卒惶怖至相勞問曰嗟是何異邪已
而聞孺人訃異之其孫夢麒者於某年月日啓
處士窆遷於白丘新兆合葬焉葬之日陰霾黯黲
蔽天烈風獵獵拔木由是人益異之遠近轉相
嗟誦咸知有杜孺人云咸知孺人爲處士待亾
者如千年云按吳子狀處士姓李氏諱琣字信
之祥符人也而家杞者累葉矣父廣寧鄉巡檢
廣父殷殷父哲廣四子處士行二生而碩面豐
髯磊落負氣行行不下人頗善解紛赴人之急
如不及少嘗從鄉先生學長乃棄去農於虎岡

之野曰瑝豈呫呫章句人邪然頗涉典墳顧文
慕尚儒士儒生賢而嗜學者輙傾心結之夢麒
時在髫髻時時拊其首嘆曰嗟兒長能齒士乎
不邪一日孺人叩故處士慘然爲間曰嘗聞之
吾先燕人也而不知燕何人也姓呂氏緣兵而
徙籍祥符緣兵而徙家杞焉耳呂氏之祖有顯
者以言被戮上尋悟其忠悔之命以金象其首
葬焉故時相傳謂之金頭呂家云嗟嗟呂李不
審何自而失之迄今葉邈聲逖源流莫溯俾先
人風烈與日俱沈豈非爲之子若孫者率不學

之罪邪言之乃捋髯大嘯呼酒酒至酣輙忼慨
悲歌已復拊兒首語曰兒長乎長乎孺人曰君
日夜望兒長何不助之使長不見卉木乎漑之
則易生乃處士則顧又捋髯笑曰汝謂予不可
漑邪積德衍往是漑子孫之道也亦深根固蔕
之理也君子曰李氏可謂善殖子者矣有以漑
之百不爲多一不爲少以故處士之亾也孺人
絕閒遺擣服用躬紡績以佐孤孤學孤學稍訑慢
即戒曰而忘汝父拊首之言乎願得先死見汝
成名言之泣輙數行下孤用是奮　劫劫匪懈

孺人百凡嘗致不給至廢寢食鄰媼見其勞悴謂曰嘻使而郎舍學而賈朝出而暮獲矣何渠渠若是苦耶孺人嘿然不荅去乃前抵而語之曰嗟醜求使汝舍學而賈朝出而暮獲顧乎抵亦嘿然不荅孺人復曰賈而富孰與士而貧抵曰賈不必富士亦必貧貧富非所論業業憧憧焉唯所獲焉詩也即士與賈埒耳孺人曰咄咄媼言何鄙邪得毋爲士人毋敢求終身可也諺有之黃金滿籯不如一經抵唯唯於是乎嚮往益力貧而能強羸羸不勝衣而適性之氣勃勃適

人君諱謂杜善業字少峯子自古稱燕趙蓋多
忼慨奇節士云處士自以其先爲燕人好解紛
赴急倜儻任氣豈貢其裔耶而悼世之湮痰心
前烈排俗靡遵遐孝圖克嗣者乎孺人力貧勵
學罔渝自則賢哉世之紳珮鉅公悻悻焉雖利
之訓悲乎悲乎雷風之變豈亦偶然者耶非耶
處士生某年月日得年三十九孺人杜慶女生
某年月日得年六十三子男一即夢麒邑學生
娶張氏女三長適鹿針一適樊榮孫男三伯生
仲生女二幼於是乎銘銘曰有以息之無苞承

奇邪有以的之何騫非伏邪及爾木之末拱會

見丘飛熤邪

敘邑侯秋岩戴公被徵

戊戌歲大宰祗承我

后核天下郡縣之吏而徵其良將爲朝廷簡耳目之官以拂政也時秋岩戴公者方在杞隆隆然有問揆揆乎起也期報政會徵命下戒行邑學士大夫蒧餞事而屬楊子言之楊子曰嘻不肖煢煢在疚悔悔顛顛而何言之能文吾邑之事諸君不知邪邑大河之南號爲劇聲楙而實彫

夫聲林則苛巨叢之而實彫焉百姓草草焉慭以奔命政之所由舛也往公之來也曰馭民者務得其適立政者貴持其會於是乎形力程施原適根替張弛扶肬櫛棼震玩無何敝抏而政調緒井井就理無迕色無反令片聲川決一噓而猰貐是皆諸君之所知也夫喁喁焉因循為體者怙姦者也悶悶焉容養為德者滋亂者也非靖民之道也往公之來也曰不汰不精不威不懲故格豺者無恢擊弋隼者無緩發所攸利也其有舞智成姦機利叢毒以鑯擭吾民乎若

而人唯法其有依黠蹈釁逸勒以逞陵轢為雄
乎若而人亦唯法於是乎法制峻而黎民無所
逃罪辟之霆擊桔集日惴惴焉以自虞不遑是
又諸君之所知也先民有言曰違上所命從厥
攸好又曰上所不為也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
焉而莫敢不懲故君子不貳而人信之無欲也
而民不敢狎公貴而能貧執而疏張而不綠凝
整而不迫不羨情以飾貌不誣禮以飾政不詭
義以飾行為烈也而能為溫也可近也而不可
犯也是又諸君之所知也而奚予言之屬不肖

故業業在疚梅梅顛顛焉爾而何言之能文翁曰可矣故用闌矣雖有遺焉者微矣揚子曰夫否則斂德以充釐庶事挈綱而疏目理之善經乎其政之厲也以威淫也豈威克厥愛者乎勢也為若犧[illegible]躬亦矯厲為威焉爾矣其誰與屬而弗貳[illegible]以為民則視民不恌非邪君子謂是政也可槩諸天下

少室山人集卷二十二

河南楊本仁

文

敘贈邑侯彬庵朱公被獎

歲己亥四月晉邑侯彬庵朱公初蒞政未落也用能輯寧我民不忝于位惠問錯籍其自撫臺而下實寵嘉之乃各因事甄獎以風有位少尹氏問嘉於楊子楊子曰嗟公也吾觀之政振振乎遺苗之遺良者乎夫政民之囿也所攸猗也吏政之地也所攸籍也弗籍弗猗將焉賴之

命之吏察淵魚者以長厚爲侗束濕薪者謂矜
怒爲縱飾楚積者嘲簡靜爲迂則夫隂隂焉爲
威也者寡恵者也犖犖焉爲聱也者晋競者也
𧢁𧢁焉爲譎也者擿䇇者也由是怙私者逸慝
易譏者殘良𧇊𧇊者售辟擕疏者遺讒寒斷者
媒譏莫之或省也夫我
明后御宇唯民是圖弗是之虞亦何所不逞若猶
念之則固有典刑在詭銜豈終敺地乎初公來
會歲侵疫百姓槁項黄馘苟存殘喘公知其不
可重擾也喟然太息曰嗟乎藥石乎粱肉乎曰

肆吏天官聞宰臣謂杞劇而備唯休養是利乃
曠日須材孱及不佞不佞敢不慎猷以生民心
以徼大郵於是乎散廩弛力巳責約訟軌無藝
矜不給日隱隱焉以待民之起我以是知其能

體

國愛民也唯是箕數遺黎不任坐逮捐瘠掉臂相
煽奮棘矜假息林棷公於是乎毅然丐戎募敢
邏偵擣穴曰擊隼戢鴞不當如是乎民賴是以
靖我以是知其能鉏彊抑横戡亂植治也邑實
劇事紛至沓來前格而後滯如麻棼蚓糾公曰

日而經之月月而綜之事之理者十五六又日
日而經之又月月而綜之事之理者十八九我
以是知其才敏能振廢剔錯也一臺旌憲節按
境佗邑率相視豐腥饟侈供帳僕僕焉競逢悅
之乃公則不親佗邑也曰供取給也溢其謂何
夫饋之不衷民之瘠也亦今之耻也視巳而不
貳我以是知其能軌度其行不剥下媚上也仁
聞之君子審時以立政易理以順民飭躬以定
命又聞之水止也而物甄淵珠也而澤耀龍無
欲也而人不能擾公外弘涵蘊藉中淑淑有鑒

裁又嗜吟不劫劫華競故以易直子諒之德爲生聚保養之政厚其生而不困也利其用而弗撓也是故弗峻法以厲威也是故弗飾政以徼聲也是故弗刻成以彰鑒也故曰是古之遺良也公公之貳也不嘗聞乎日者敝邑之民扶病而起者荷擔而立萬目睢睢皆欲徼福于公徼公之惠敝邑之民今日其當見于陳宋之野乎君氏唯唯識其言去

明故平溪徐公墓志銘

平溪徐公者其先海州人元季避亂走杞之陽

岡遂家焉乃今爲杞之聞家云高大夫諱洪武
中舉明經官至廣東右布政使曾大父政文思
院副使贈吏部主事大父紳舉進士累官臨洮
府知府紳四子本木木才末又舉進士累官南
京禮部郎中謝病家居者如干年綜該圖傳淵
詣易秘多所討著前卒乃一出而火之至今邑
士大夫譚之嘖嘖悵惜才郎公父孤愿介絜無飾
情下顏衣表楚楚視瀸言詭行若涴蚤在諸生
中挈觚繩古動與俗左無何投業去樵關倘佯
終老林廬云配李五子長郎公次淵次絜次瀾

次紹芳公爲人曠爽無畛域與物坦坦露胸臆不念人過曰念之誰非可尤者人由是賢之咸願與結納初諸弟少悻悻任氣公拊背人譬之曰亢則無徒公性長厚御佃豎僮僕呴呴有恩卹鄰有急難一意振捄又時時獵書史了大義教其子友道嘗曰學匪由人昔爾祖不蚤遺我學學亦無誰何嘗欸曰儒生儒生賢不肖天生貴賤天命爾從祖儀曹公怪其言曰璞不斲器乎然竟亦不誰何之嗟友道是唯在汝其彊志厲學企嗣響光聲亦唯汝其類而精進而業點

伏而櫟金[illegible]唯汝已而沈默久之乃復泫然
流涕曰噫友道爾祖可念爾祖性簡恬不忮豪
侈我亦未嘗飾冠劍耀裘馬沾沾自喜爾祖中
無僞僞即暢入我對之金金石石未嘗敢謾語
夫浮氣速沈機心弜覺寡汝父平生有是乎汝念
之汝毋謂或不其然然公頗疎宕初不力生產
無長貲晚益好客客來亦往往嘗驩去有名酒
輒呼所親前把臂引滿趣爲我釂小醺便岸冠
放歌爲驩笑醉則曰我醉矣君可去明日客來
輒又飲飲又輒醉嘗自念曰人生如寄耳戚戚

何為公諱泓字希如姓徐氏別號平溪例得爲
周府引禮舍人弗屑也配孫氏生二子友道太
學生娶李氏友恭聘江氏孫女二幼公生成化
辛丑十月十九日卒嘉靖戊戌正月二十四日
得年五十有八友道卜卒之明年正月四日葬
陽岡兆云小子鑾曰予觀徐氏之流笵庭則異
乎哉世雖有中材子弟其父兄驅之學鮮不欲
其雲蒸龍變覬化厥家而況上此焉者乎而乃
顧云云若起伏無心焉者豈誠知命哉無亦惟
是矯夫緣飾儒術覆情遂身焉爾乎末俗儇俊

挾闔閡蠵轢里閈任數機利築怨乎子孫凡往
往是氣機之訓核乎公所謂深中隱厚長者邪
銘曰沃沃華原芝茁松曄洊洊靈淵虬振鯢翊
猗嗟乎溪式贍來葉天道匪邈予言永協

明故楊叅太淵合葬墓志銘

國初有楊大老者名林携家避亂自河北來墾
地于杞箕墓之野遂籍焉大老涉世故諳農事
以故四野相依而來耕者稱大老而不名云大
老生三老三老生和和即公父皆相似業農恆
悃無岐營公倜儻有志略不任穡事居常鬱鬱

曰蚩蚩農拙業也詘力而視天吾焉能放身於衣犢廬間乎父異其言詧之見其時有指畫動在人意表於是乃盡出所蓄藏稗之曰之雖汝從去即買地城中起高閈重屋宅之又以義應例輸金冠帶又喜客時時與邑士大夫游人見其輕財廣交謂費出汨劇而不知其中金息幣殖頻出歲入家浡焉趣矣由是公與邑中諸高貲者埒富其歲邑細饑務逋訟小民坐是被逮繫至殘毀死亡莫措公欲颺賦貸之公首出貲如乎爲倡曰以吾貲易民命貲不重乎衆皆出貲

佐修孔廟回人謂廟難君獨承亟吾貲難繼焉
耳時合郡師儒兩致牽將禮其家人由是翕然
異之曰楊大淵踶踶刱業也而又踶踶刱義邪
公雖身致富厚不齗齗自圖其平生諸與公交者
或涉貲賄輒退然如不能取至族黨婣舊客之
則隨事振贍無厭薄色嘗曰使深尚耕築墓之
野歲多收十斛麥猶將推以紓人其所存如此
如此世謂刱貧者慳刱家者忨是惡足以舉公
乎公室張氏貳室岳氏俱出善族張初御内頗
嚴急諸婢從日惕惕趨命未嘗一得其意乃其

意則顧獨得岳對岳雖呴喻婉好而岳益前事
事弗墮父之乃相孚悅敬承事公壺幃雍睦無
嫉言妬色姻黨兩賢之迨公指去百尺壺政相
與左提右挈動如一體藐焉諸孫張撫之俾各
有成業志賢之丞洪善也公即世如干年矣張
前語之曰昔而父日夜念汝曹成立諸成立矣
而又官也乃今不及見之泣與言俱下岳對之
亦泣張志賢亦泣既三毋復雪涕為辭曰兒好
為之毋謂甲官不自愛決防自濡也吾家非須
汝官殖著好為之官梧貨以自殖猶之厝薪燃

求燠不然爭志賢之官九年服勤守廉未嘗獲
咎鄉蓋亦並母之教云及張卒岳哀慟如喪厥
妣歲時問遺其女過張時乃其女所自問遺顧
不過張時曰吾女胡可與張毋女笄邪姻黨由
是益賢岳岳時滯暑困念獄囚暍雖死莫控日
一使人楝漿炊黍往餔之與暑俱處若是者三
年邑無歲且疫野多捐瘠岳聞之楚楚命諸子
為槥如干聽有貧死弗克葬取之不誰何里中
嘖嘖傳誦曰婦人性惏而重施乃顧爾爾已而
曰是楊大淵之家也固然哉公諱深字大淵姓

楊氏生景太庚午某月日卒弘治己未某月日年四十九張生景太癸酉某月日卒正德戊寅某月日年若干岳生天順辛巳某月日卒嘉靖己亥某月日年若干子男五志良張出邑學生娶孫卒志賢洪善驛丞娶王卒岳毋苫中志方典膳娶許繼邵及王志正典膳娶翟卒志仁陰陽訓術娶徐繼劉俱岳出女三張出者適陳臬岳出者一適邊彥驂一適省祭官劉持道孫男六汝旂義官娶孫汝旌邑學生娶劉卒汝旃聘王餘幼女九一適生員陳瑋一許聘監生薛大

年餘幼先張之卒啓公窀穸合巳茲岳卒乃於庚
子三月三日遷公及張合新兆云志方曁汝折
前葬函吳子狀丐銘少室子少室乎曰予觀楊
氏兄弟友愛惇倫篤誼振親舊廩廩乎雅厚君
子也田每每數千晦歲匙餘儲循不勸施及見
其先人遺行固知一德有自乎公拔身牛衣之
中立致千金之產輕財廣施義聲籍籍語曰君
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楊氏誠君子
哉銘曰度業而振之宗閥之良度義而蹈之里
閈之英壹則弗渝庭武彌光豈先民所謂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也邪

明故岩谷王先生合葬墓志銘

正德歲丙寅正月九日岩谷王先生卒辛如于年爲嘉靖戊戌八月二十三日厥配孺人李氏亦卒子尚友卜城西趙虎岡之原將以庚子某月日啓先生窆遷與孺人合葬焉徵銘少室子少室子曰初先生卒日雲黮黮蔽天雪霏微不掩堞城中洶洶震悼仁時方丱乃知軫之心今三十年餘矣而顧以銘先生墓嗟豈固有待邪按狀先生諱廷瑞字邦祥號岩谷世居杞高陽

里稱高陽王氏王氏世高貲曾大父倫永樂十
七年以明經貢不仕大父紀壽官父肅履貞服
樸為里人推右先生生而英特絶凡諸所誦覽
領會多超詣常詮年十四補學官弟子負時業
巳抉精擷華該綜羣籍文突峰奔濤駭人學官
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乎成化庚子先生
舉于鄉時年二十三也明年落第春官游太學
太學故多荒版寒儁困貲餼顧其才足卲也先
生徃徃振之同舍有櫬旅也久乞哀先生先生
手探槖二捐四十金愕不敢取先生曰什一元

振奚孫邪取之先生貌魁梧侃侃負氣不下人
入業眼語異之及捐金事著一時風槩之士尋
聲響附咸願識先生先生又善譚經世略譚之
衮衮意旨鋒生由是諸與識者愈益傾竦先生
咸曰王岩谷岰岰如斷峰對之神壯譚如適松
勁風謖謖踏雪聽之灑灑思立居無何先生歸
歸而杜門研精探古文亦洞變時務兄廷佑曰
吁汝文古抑之毋令龍華生綠先生曰龍華幾
霜硎矣行當剬犀截鵠耳既而先生果又不第
及其竟亦第也兄嘆吟而笑曰王某汝龍華幾

硎乎未也先生曰咄蔣周𢯱蠖濩雕鏤之市而
欲廻世眄難乎難乎先生於是進取意絶謂人
生蓄世所未嘗有爲富若人所不能撓爲貴龍
鞠蠖詘又焉用省之先生性剛毅或至面折人
過然亦不輕侮人先生客某與里悍爨里悍者
袒奮揕客客斷斷衛之自顧其力弱乃持其宿
負中之先生起撊然振袂貽客曰若笄人以是
邪客情得大慚㥚出先生理林園尋繹典墳曰
討古與衰治忽之跡嘗語人曰吾見元公輔毀
法爲通譽恩爲怨氣拂吾膺于時或搤腕而譚

或拊纓而嘯浩然有橫睨一世之意然竟以此終悲乎悲乎李孺人知縣官之女幼頗聞父教知女誡初先生之舉于鄉也將赴春官孺人曰君幸而不第業太學太學天下士在焉當有獲先生忠賢之徐曰人固幸其夫第汝幸吾不第邪幸吾不第又幸業太學邪孺人嚴重寡言峻壼範外內斬斬居常齊纚沈嘿不訹苛細僮僕訢訢奔命男無外諱女無內嬉往遣尚友學時時並之側道說先生之平生奮厲之於是乎泫然流涕語曰噫尚友昔而父蓋無病而一朝絕

云一朝起亟呼汝前捉臂屬我曰兒長也慧督
之學不肉撻也可汝不嘗云乎嚴父無媮子旣
忽焉瞑巳噫噫垂絶數語倉皇不他屬屬汝汝
可不知所奮厲隕而父風邪尚友爲是感動迄
今厥所植立益恢前烈云先生生天順戊寅三
月二十九日年四十九孺人生天順庚辰十二
月初二日年七十九子男一尚友太學生娶張
氏女四長適邢磨黃廷用次適邑學生李胤次
適知縣耿汝梅次適典膳郭維垣孫男八貞吉
娶何氏卒延吉娶朱氏迪吉娶顧氏粹吉聘衍

氏康吉聘陳氏受吉聘吳氏寧吉福吉女四長適監生許芬次適監生范商舟餘幼少室子曰嘗聞之故老云先生才卓氣雄沈毅有謀有憤世嫉邪之心有百折必前之志余觀其平生良然使先生逢時抗節爲國納忠庶幾哉不下長孺去華風也而顧隤蓝丘樊不階一命惜哉雖然觀龍蠖之吉則先生之所引抑又邈乎逖矣仁於是乎爽然自失云銘曰蒿也不可使爲松鮒也不可使爲龍豈天之生材爾殊邪而雲龍風虎亦各會適其逢至人之言不榮通不醜窮

龍蠖斤語振古英雄

少室山人集卷二十二

少室山人集卷二十三

河南楊本仁

文

叙存雅卷

嘉靖歲庚子秋之三日仁與前郯城令張子翰林孔目李子考功主事周子南光禄少卿許子刑部主事蕭子侍吾大中丞右岡先生於京師别館先生將入自鄖西艮父考功𠋣相繼免喪來張郯城待調許方以进客郎中擢光禄且將南於是爵觴焉中觴先生有倡詩录六人重拜

而和之錄似焉揭先生詩存雅冠卷存雅先生所以嘉茲會也仁也與其二三子也敢不拜嘉雖然俟於是乎怵焉省矣何也雅也者創乎鄙者也存也者鑒諸遺者也人固有致身遂命也而不知其來也辟金在鎔而忘所由器如此者害雅次之心游乎物而情與境變履道徑乎其素害雅巖可憑也亦可崩也猥焉附麗以階躋害雅傳曰日繁禮不厭忠信飾躬詭物峰起濤伏害雅受不任注蓄不任挹色貴而陵儕害雅黷貨邇利詭銜以逞而弗精潔固身也害雅仁

也與其二三子也敢不顧茲義噓哉粤自己卯以迄于今如千年齒淺者深材升者沈嗟不見乎孫東谿謇謇抗言乃坐是外擯鄭東谷才猷埒另近中言廢濯濯蘇門中修篤古又爲造物奪去牓中之不振如此乎如此乎夫義之所由起也則風聲以爲地茲會也倡也樹之風聲也仁也與其二三子也敢不顧茲義噓哉或曰君子之樹善也不唯其秩唯其人苟唯其人三事非貴非賤鍾纓非榮林丘非槁秩降於人也而非降于人也是故有一人足以亢一牓一

人足以亢一國一人足以亢一世夫人臣拔才以為國也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屬又將焉屬一命足以禆國斯一才足以命世䞇仁也與其二三子也敢不重有省邪

叙壽竹菴隱君

歲癸卯冬十月地官尚書郎董汝哲民權舟九江也告成事也郡諸大夫造少室山人問焉曰龍蟠靈巖之間有竹菴隱君知乎山人曰隱君固今關使董地部翁也諸大夫大夫云何諸大夫曰地部伯氏汝一者往洛春官諭封川隱君在地

部之推南昌也隱君又在徃歲地部自　京師
來乃隱君則顧在家也曰隱君胡不來邪諸大
夫曰隱君老已隱君歲開七十已桂林去京師
且萬里地部亦唯跋涉山川蒙犯霜露焉虞也
曰諸大夫何以教山人曰地部共曹事業三歲
歲得拜
恩命而顧有使事是月也九日又隱君生之辰也
此地部之所日夜疚心焉者方艤舟裝歸歸無
以為壽也敢布之執事山人曰唯唯諸大夫曰
聞之董氏世高貲隱君弱逃孫頓裝入貲致㝢

張弗敢也義問諸籍隱君姓張字厚與人懍懍惻惻不浚不峻以故鮮有忤者嘗曰人之相尤也祭之為患也微而歘之誰非過者初地部之纍也見其矯矯焉起也謂之曰自賢罔受矯亢無徒若見是竹乎吾非初之道唯究之修嗟茲非所謂過行弗率以求處厚於邪隱君不偈偈殖産顧好施媺黨以情來輒不內惴縮盈隨事紓之無慳嗇利色嘗曰夫財聚之功也凡民之所欲中者而偪偪焉據之鮮不及矣是故隱君振急如赴戕義如歸嗟語所謂生厚而用利於是

乎正德以幅之帡是謂乎隱君涉書史槩古今汙隆乃能覆腴耽寂裕而約紛縟澹如也頗好山水林壑之勝嘗結茅東莊竹間居之東莊故阻江日具艓續食時時觴詠自娛興到扶泉唱石撑烟擱月輒抱竹大歌歌曰竹乎竹乎琅戛鳳伏乎霰集若拍雨來如沐人愛子之不詘我愛子之不黷嗟豈覆之所謂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者乎語未卒山人大喜曰誰邪爲諸大夫言者耶如諸大夫言隱君渾涵以任物也而氣弗悖也惇厚以率履也而精弗漓也優游以恬

神也而境弗撓也斯固壽之道也壽哉壽哉初
倍老獲交地部也人也由由然溫也如邇玉也
而不知隱君自賢砥之也覺其渾渾沈沈貌婉
而情深也如御醇也而不知隱君正德尺度之
也濯濯自喜搖之弗淆也而不知隱君夙沐以
琅竹之訓也諸大夫休矣必我也為隱君壽者
少室山人於其生之辰也飭儀蒧禮以其言冊
拜而致之董子董子再拜受之於是乎誦其言
乃西向再拜山人亦西向再拜

叙贈楚左使菅復齋先生得告謝歸

嘉靖丙午春湖廣左方伯管復齋先生移疾不視事曰某病不任藩事乞放歸告諸兩臺於是予迎醫研證稽方自營治藥餌之醫曰病所由來也漸漸難卒治也又曰病宜靜擾撓之則勢逆而寡効由是飭門吏毋通客毋時時白事諸大夫聞之相與謀曰先生誠病病肢也末也本則彊固小攝平已或曰先生重村宿望尋且遷相詣譬止之及門謝不見僉曰徐之視兩臺兩臺不必允也已而撫臺報曰諸大夫為我謝左使方今歲侵民災荊郢多虞若將賴爾才賢度

徧振敝勠力拯捄何以一身爲念又已而巡臺

報日平夙知左使賢左使不念乎歲有大與唯

士與吏方將與二三大夫甄録材雋汰揚慝淑

以御荅

一人明命左使誠病努力自愛先生得報又請又

不允而又請也兩臺持不報先生於是大觖望

乃拊膺嘆曰咄咄身乎將誰屬乎諸大夫來相

謂曰有必退也無必進也願先生孰計之先生

憮然自失曰嘻何量儕淺也某本東海諸生叨

會風雲荷

國恩一歷至今何後地之虞夫氣血者周身之用也氣血和手持足行而不知病則通貫不足由澤而槁由運掉調適而彊而廢所必至也故哲人不治已病往甲辰方求去不幸遘無歲九郡爲災流冗畜纍上下窘急于時振抹或忒則百萬坐斃我是以不力乙巳又不去卒遇楚宮變楚逆燿以苛怨中王杯酒成謀起禍滔天顧其徒咸徇屠馬卒慓憒囂亂脫機事一舛則難出不測率外示寬閒一夕萬慮我是以又不力凢此謂猶可及止也今僕病固所親覩而情又諸

君之所察謂猶可及止乎僕答問亟氣塞塞不
續擊膝如脫顫搖不自持也卒聞人聲輙心棹
恇恇悸悸焉怯也如有失也予年五十而貌無
十𢡟念之怛焉驚骨中夜十起盱也諸君視僕
豈不謂然乎如此猶堪爲國出强負荷乎夫人
心多欲而患生於不知止也進退也者廢起之
會消息之幾也唯諸君命之諸大夫唯唯出言
撫臺謂先生情懇惻不可奪而病亦非旬月所
愈請必無留兩臺持益堅先生不得已起力疾
事事至夜乃入

覲覲事畢自以其情疏於
朝疏下天官天官曰是非曩歲者都諫耶都諫賢
都諫材器弘遠可重荷往在諫垣伉伉抗言不
怵不撓義之所在百折而前事關利害一欲必
呵宥匪躬之節顧今先老乞身耶持未決或曰
左使誠病持之已甚焉孰與其未甚而去也其
爲治易可責後報天官由是遂覆
上覆得允旨先生自
闕門謝歸時丁未春正月也楚諸大夫謂宜有贈
言乃移書屬少室子曰知左使者莫如子子必

無辭少室子曰唯唯仁聞之先
皇帝朝聞有林見素尚書蓋嘗營耆老山以老云既而以江西災命之則起又既而以川盜命之則又起四巴四出天下兩賢之然則達人之出處固不可逆定耶夫君子不患無時患無身耳苟無徇於身也而有利於國也則退不爲矯而進不爲徇雖賢聖安之矣故曰何行非流何坎不止則夫先生於出處之際亦誠知所決擇故不自重去其官不然先生豈爲徇名物塗人家國而引以爲高哉先民有言曰樂則行之憂則

違之確乎其不拔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先生之謂耶

明故西原閻公墓志銘

先大夫嘗爲余言予外兄閻五人也朴厚疎易涉世故畏法謹慤居常省念貧不易操卑亦降志推是心也其可以事王公貴人下可以狎牧豎豈不恂恂乎良直君子哉後予觀其行事及余念繇子狀良然西原公姓閻氏諱准字疏東其先長垣人五世祖仲成爲元斷事避亂走杞明興遂籍爲杞人斷事公生貴貴生圭圭生讓讓

生通達還通陰陽星命之學對人意氣慷慨
談說縱橫貴富窮夭前數十年如持左券然一
脚微跛人戲謂跛君平云通娶楊氏生沛漕漳
淇淮渭汾子亦西原公行五人故以五呼之西原
公亦頗讀父書知命所由來著於貧賤憂患之
際不大戚戚焉者性疎朴無飾言詭行不存畛
域不脩邊幅其內兒某伉直有彊力小觸之即
起有不平輒忿忿欲死公每因事調伏之曰莫
謂不馴兒將伺人有里豪被酒過其門語侵公
公不爲忤豪因閽疏東酒我公徐曰汝能復飮

乎乃飲之酒曰飯我乃又爲具食食已瞠焉直視久之大笑出門去西原公嘗掾藩司司農吏有客公所者一人亡金白堂曰同舍某某舍主某曰是閻某耶以其事付之公謂亡金吏曰汝勿謟宋人亡鈇之疑私爲償其金尋某僕竊金事覺公弗理曰吾豈以一命易一金耶從泉河諸生中號稱諳事多材藝親知有謀必殫心圖成以是人多親之公獨曰多能多累河卒坐是廢業西原公遂教授鄉塾頗明古今興衰之由既而在藩省董吏事上官備諳世故聲利澹焉不

叟懷晩歲買田雒丘城西身力穡事終歲不入城府自號西原主人云有時帶雨荷鋤看雲驅犢與田父野叟行歌互荅由由然不知爾我或班荆而談或共瓢而酌坦焉忘貧至鄉隣有窘乏不能自振輒隨事周之叔父毋喪從弟喪咸殫力佐舉嘗曰見義無貧富緩急無恩怨吾豈銖兩人情效充薄夫耶嘉靖甲辰十月六日卒距其生成化辛卯八月六日得年七十有四配邵氏子男三椿娶霍氏梧娶孔氏桐娶路氏椿桐俱縣學生女三適牛國賢監生張濟高佐卒

之歲十二月二十五日葬令狐城新阡云少室山人爲之銘曰西原老人疇所視償金一念有餘地昌而大之孟輿與李誰其銘者觀察使

明誥封太宜人劉毋邊氏墓志銘

太宜人邊者故　封奉政大夫宗人府經歷劉公瓚之配今陝西行太僕寺少卿時用毋也仁切室經府公從子之女以是嘗得莊誦其
命詞有曰克生乃子效用于國宜錫恩榮以申激勸再
命之詞曰順以相夫慈能成子可無渥典用旌爾

能於昭

皇言永世克念⿰扌丸太宜人淑粹明惠頗識句讀諳

禮教父完性峻潔持法不撓爲時名御史鍾愛

之見經府公在諸生中幼而秀朗異之遂許聘

焉及爲陜西按察副使經府公乃就婚公府遂

留學關中已而太宜人疾秦有名醫某召視之

太宜人曰寧藥毋診醫知其意爲令隔帷系腕

而絲診之良久曰脉娠也男也貴后誕即太僕

公嗟醫何若是奇耶豈神察冥會於綫之外邪

經府公敏達多智性好奇不齗齗隨人與之論

事動中機宜允有指畫必出人意表太宜人曰
夫業不專不精君喜畢躭奇恐累學也后果屢
困場屋居常鬱鬱太宜人解之曰功名不有命
乎戚戚何為且君家世善良天若酬善不昌於
而身當於而子弘治甲子太僕公與從弟時太
果同舉太宜人幼侍監察公頗聞懿訓知閫範
然性復孝敬慈順事舅姑處妯娌御諸子婦曲
盡恩禮未嘗以門族自高時太早卒一子尚在
提孩從子婦楚欲必死以殉太宜人曰死孰與
撫孤賢力勸止之楚今有孫積學有成太僕公

初授宜君知縣奉太宜人以行太宜人曰汝平生忠誠端厚必能究心民事然性直無回撓恐持法太峻語曰峻法無民念之哉以故太僕公令宜君守保寧卓有惠政吏畏而民懷皆太宜人訓誨之力時回賊倡亂百姓震恐太僕公集義兵率仲子重慶躬擐甲冑出禦賊太宜人不爲止旣勦平之重慶面受賊刃血流被體太宜人捫刀痕仰天大慟曰父謂國難子謂父難俱奉身以出心無貳事吾何憾吾何憾太宜人生天順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卒嘉靖三十三年七

月十一日得壽八十有六男一即太僕公娶李
氏累贈宜人繼干氏累封宜人女一適生員常
紳孫男四重光太學生重慶重恩府學生重錫
女五適太學生黄一中中牟王則李世顥餘幼
曾孫男六僑儀俱縣學生儲任侯侍女七一適
儀封舉人張卤一適顧進一字吳化餘幼玄孫
男二女一經府公於嘉靖甲午先太宜人十年
卒苑雒丘之陽中丞劉東皐公有志今合葬云
少室山人曰予觀劉氏諸子若孫咸彬彬焉起
也與他姓懸殊力田崇業耽學敦禮無異馳騖

美乎語曰德厚者流光吁有吉其爲之銘曰於
穆天道無開不闔於皇慈訓有開必納天惟酢
善如響斯答奕世克昌予言求合

故豐城逸士胡廷望墓誌銘

往予飭兵九江聞豐城故有所謂胡生者曠遠
有大志不治細謹弱冠談經綸大略衮衮當人
二泉先生一見奇之曰是斷蛟截虹者器乎然
竟以不禄鄉士大夫迄今悼惜之後觀察西江
甫閱月輒匆匆入
覲覲事畢過家暇日邑少尹氏持朱兩川先生爲

其考所撰狀來丐銘讀之乃掀髯太息曰嗟乎
予昔之所聞眞若人哉按狀胡氏之始祖宇宋
進士大訓公十七世孫也初由撫之斗山徙家
豐城北之旗塘居四世而生廷望也曾大父孔
冉大父仲鼎父貫俱讀書樂善不干仕進豐城
人稱善門云貫娶林成化甲申六月十四日生
廷望廷望字諱準別號直菴廷望娶沈生少尹
氏香弟某女一適新建港北余亦大族乃嘉靖
癸未七月十六日廷望卒二十五年爲丁未少
尹氏乃丐予銘予顧爲前聞其人豈亦有待爾

邪廷望幼穎敏書一覽千言輒能覆誦之自負
成人不與群兒嬉弄稍長從秋容先生受學壁
經遂明古帝王爲治大經大法廷望又喜觀史
詳於興亡理亂之跡每對客抵掌而談千古洞
在目前或至不如意事輒拍案大呼奮袂不平
曰是尚可仕邪秋容先生謂其有憤世嫉邪之
心廷望好古有道氣聞南郡萬廷鳳先生者邃
於理學遂往從之遊由是益窺古墳絕意仕進
先生器之曰廷望汝能終不仕邪咄咄不荅廷
望雖不治細謹然淵步而驀趨無飾貌無詭行

嘗曰為人不使行合神明為臣不能致主黄虞
忘身徇欲為世大耻一時聞者率相與目笑之
毎見其來輙詭相謂曰彼軒軒焉而來者豈邪
甕邪其平生槩可知已少室山人為之銘銘曰
吁嗟廷望豐城者墟邪神物者焉邪千古復耀
焕華者須邪

少室山人集卷二十四

河南楊本仁

文

敘贈邑侯蔡公被奬

吾侯南洲蔡公之蒞杞也漠漠焉靖簡以立政也無弗舉也劼劼焉悃愊以求民之急也無弗紓也矜矜焉朴茂以飭躬定操也無無或撓也幾三年於茲也於是乎政成而民舒

臺臣賢而禮奬之少尹氏投謁少室山人曰匪人胡刑匪言胡徵先生有意乎哉山人曰夫吏也

者利民者也才也者適用者也政也者視時者
也良也夫商彝周敦不陳於雕鏤之庭雖有斷
犀截蛸之器而橫施之吁姧矣是故聖王不貴
異能之士君子不尚卓詭之行謂不足以成務
康世也子知子之長吏乎弍少尹氏曰唯唯杞
之徭賦也視地百需出焉徃不勝上之征也民
寖以逋地寖以蕪公下令曰有能復其本業者
吾寬其徭賦有復業而力不能自墾者吾給以
牛種於是乎流亡之來復者如干户夫杞固羸
瘠之劇軀外澤而中虛也重負叢之而上之人

弗省也公愍焉如負在背而重日益儳焉者於
是乎食咄瘖晝左陳而右白之負之去者十之
三然其地也廣其民散其稅之出也數倍他邑
歲無徵焉里胥並緣爲姦點隸持尺紙如券率
狼噬而鴟攫之良弱之所費也溢所賦睊睊靡
控公乃勒限授期不遣一卒不施一扑而歲鮮
逋負焉民風相視以侈或無良爲徒藉聲妓奇
淫以鑯穿紈綺子弟賭酒博金陽機陰械傾什
所由昀也而不自知也公下令曰敢有賭酒博
金鑠禍階亂吾刑之市與衆辱之由是游袤屏

息衣冠子弟以爲䖏傳戲爲耻是皆我公之政
也某之所與以從事焉者也亦先生之所知也
日者盜起曾宋之墟張幻術以煽致愚民執揺
兩河公力爲備禦之策視城曰某可埤而高也
某可棧而廣也視隍曰某可濬某可斷可梁判
城守曰某人門某東某人門其西某某門其南
北而又募勇敢肄騎射簡精鋭居中以爲聲援
城中人衆積蓄寡又下令輦芻糧以固人心曰
家可入也不可出也城中恃以無恐是又某之
所與以從事焉者也先生何以敎香山室山人

曰嗟乎吾觀之公惇深愨樸究心民事乃能實

政加民也故今之長民者不患無才患無心耳

夫苟有心於民也疾痛拊摩舉切吾身故一田

一租關民之生一慱一游立如榱纍何也所視

者異也故政不在大及民爲惠急也紓之一毛

千鈞語曰當暑而御千金之裘不如五尺之葛

有吉執不然懸視斯民而秦越之雖在水火之

中弗戚也將焉用情先民有言曰豈弟君子民

之攸塈言爲民之所賴以舒者也公之謂也

交議辯

安南之議反覆叅詳勘報不一真偽莫據夫辨物者必從其理論事者貴得其情否則議處雖切終歸聽斷故今日之事正名過亂莫先濮之體勘爲先而禦寇安邊范子儀之防勦爲急於是不揆疎謬兢其終始情事行止機宜私成五辯云云

一辯夫莫宏瀷故都統使福海子也雖果派出正嫡例該承襲亦必勘明而後保奏之法也所以過亂萌塞奸軌也而况有柄政植黨利嬰孺以覬大位如莫正中之訴者乎然百勘不如一

見宏濵之存亡一見而定者宜莫如正中而正中非指奸以自直者耶以偽爲真正中弗爲也而毀真爲贋正中弗爲乎真偽一摇是非懸異順逆之準而福禍之的也彼萬口同聲弗勝一喙吾將何所定耶故今日可信者莫如正中而可疑者亦莫如正中而餘人者皆黨正中者也然豈終不可勘耶夫自阮敬顺指畧自四路承風而公移不可憑也自裼天縫潜入交城而間道設防偵卒不可行也如之何可耶夫夷情叵測其不厭詭道必密檄各該地方善謀官員懸

以重賞多方購求或有奇詭絕人之士騰飛張
聽抱志隋出而爲吾之用矣往年林伯高之事
可覆視也彼之情僞既得而後坐委南太二府
掌印官督備龍憑指揮親詣鎮南關與之約預
擬莫宏瀷抵關月日同伊母潘氏齎捧
天朝原
賜勑印并帶真正宗圖十三路官目結狀而兩廣
左江海北各守巡該道如期臨關審驗無疑即
與保奏承襲都統使職事而請
勑請查先年俱有故事可按而行之宏瀷一存百

事皆定而莫敬典阮敬雖有邪謀未動于惡一

切置而不問而莫正中等范子儀等各徐議處

之無難也

二辯夫宏濮者必承新

命乃光舊業由是而伐奸雄之謀由是而沓貝冑

之心殆今日之勘爲宏濮地也阮敬者更事二

主諳習典章聞命即當請于武氏擁護宏濮齎

捧

勑印圖結約日赴關聽軍門委官審勘以示無他

宏濮一存百僞皆破而乃詭爲遷調欲視並俾

以爲行止如云不送正中文明到關對證而與
要莫宏濱决不敢聞命是何言歟正中文明雖
有謀篡之訴一面之詞未嘗執以爲必是而關
門情僞亦不視正中以爲有無也而何敢輕悖
若是邪縱使軍門有命責委多官執送正中文
明抵關孰敢逞私忿以干天誅劫正中以快心
邪況敬彡謀必不出此孺子何知而執政者必
有任其咎矣正中之生死何足惜而宏濱之順
逆所關爲重一時之怨憤若可逞而百年之基
業所繫爲大凡在官目俱宜深省

三辯夫夷情變詐百無一實阮敬何爲者邪風
權國柄政由已出睥睨幼孤謀立親黨其意將
以自利也道路流傳萬目共指迨其逆釁既開
入衛勘報而乃服庶人服以自貶損將誰欺乎
是竄身匿跡之智也意在得禽也故前後相傳
之詞多不可信惟嘉靖二十五年安南都統使
司申稱莫宏瀷親父莫福海於五月初八日疾
革面屬宏瀷以克守先業敬事
天朝遺託宣撫鄧文值陳棐等暨關境官目共推
輔宏瀷權統司事謹守

天朝所賜
勑印差遣宣撫副使阮秉謙等抱本告哀并奏
請襲封限八月上旬抵關之言在事釁未起之先
也高平府石林州陸昆書稱本年五月初八日
莫福海死豐國公鄧文值忠國公莫福壽等官
族立莫福海子年方五歲有西郡公見他年幼
軍民不服設立謙王令鄧文值阮金珄等來接
阮敬議待明年三月吉日謙王登殿阮敬監侯
國主在家日夜看守待謙王登殿方殺宏瀷云
云是無所指授而非私移也斯二者若得其情

似爲可信不足以明阮敬之罪而足以明莫正中等之非辜也合仍羈管曲加優恤若宏瀷無恙承襲之後國事略定政權有歸則莫正中莫文明等輩矜其奔亡原非得已奏使還國諭令宏瀷念其有功先世復其田里待以不死不許權臣追讎宿言陰圖報復斯爲有終若正中等自知釁先擠無生理欲從予儀以苟旦夕則予儀挾之以爲亂矣縱群豺而入虎窟藩籬之患無已也是則羈管之過也

四辯范子儀非安南之臣刑獲罪安南而諭安

南寇之亞也然則何罪乎強臣謀篡橫肆擊逐
子儀抗憤而起揮袂而出橫戈彎弓睥睨海上
彼内衞且有詞矣必承立既明而順逆乃定令
召無將之兵以討未明之罪何以使之甘心耶
曰非是之故也子儀奔亡島夷醜據地為亂號召
不逞犯我邊埀誘執我官軍焚劫我郡縣吾聲
其罪而諭令剿之吾無亡失遺鏃之患而坐制
其斃以夷攻夷非計之得耶曰此正機闗之大
者何耶夫陀范不並立也敵擁兵擅權怒目搖
吻虎瞰北天而豈一日忘子儀耶有所忌而不

敢逞也而吾顧檄之使來速之使動誘使洩憤於讎匹此固敬之所甘心焉者忿兵怒馬張拳奮戈不六日馳至萬寧州兩讎相角海上雄視不相下儻淹以月日而吾之邊圉靖耶不靖耶吾招之來可麾之去耶是惡一子儀而十子儀生也猶之可也夫阮敬豈真無心於莫氏耶畏吾之名義得以折其心而兵力足以制其命故逆鋒已露而遽戢詭情鎮物謬爲與損好雄自全之慮也今一子儀爲亂勢在必勦吾豈無封疆之臣防禦之兵耶勅精甲以塞龍江之口來

則禦之失則勿追亦可也而顧使安南討之大義雖正而微意難掩黠夷奸譎多謀恐有以窺吾之淺深矣由是而逞其輕侮陵犯之心適足以成其篡竊之謀耳不然肆其狂悖壓兵境上而脅要莫正中等以快其心則將何以應之邪是納侮之道也凡此皆所必無之事而不可不慮也亦不可先事訟言以啓戎心此又一機也五辯自范子儀横戈海上藉口莫氏脅要正中為吾邊徼之禍而或追咎始者羈縻之過吁是見勢而不見理創一偶之利害而不通於天下

之公義也何也今日之安南非昔日之安南也
雖昔如陳氏擅國交南而莫氏篡立上干
宸怒命將興師欲大行征討盖簒弑之賊夫人得
而誅之而
天王者立綱常之大防爲華夷之共主可夷而外
之而莫之省邪而况今日莫氏建司置使率由
天朝賜以
勅印使世守其土雖典章制度僭擬
中國而歲奉
朔貢如義職官故世必請襲法由保奏非若此

彼西虜世如犬羊自相群長而吾無與焉者也
一旦有人自其國被難逃來謂國喪主幼逆臣
擅權戮逐親賢陰圖篡弑控訴軍門仰乞
天討是其事不止無莫氏也雖未可信以爲有可
信以爲無乎夫篡弑臣子之大惡也征伐天子
之大權也而軍門者權之所由行而義之所由
明也而又弗爲之省可邪夫天下之惡一也亂
臣賊子夫人得而討之而況天討所由行之地
邪雖其言未可據而法在所必理也正中莫之
庶孽文明者莫氏之族先年拜表

神京獻圖納土輸忠莫氏荷蒙
今上嘉賞君親聞其人而不聽其言乎夫急鳥依人義士猶將庇之而況與莫氏同戚並懷忠憤之臣邪而何逆知其有子儀之禍邪彼執討賊大義求信于我而漠無以應又弗爲之所豈軍門之體邪
天王之法邪非法非體吾自為後虞胡越交南邪明春秋之義者辯之

擬廣西鄉試錄後序

嘉靖己酉當[illegible]年大比之歲某被聘校文粵西

錄成有序監臨御史王某按某以末簡嗟某何
言哉夫振飭科條以軌度其衆惴惴焉蚤夜以
惕仰成

聖天子求賢之
制此監臨者之心也百執事之責也某何言哉某
惟賓興之典自周人之三物旣失而試言遂不
可易后世之士劫劫焉聲華是究而飭躬軌道
之意疎飾情而詭物苛心而自澤或失則輕或
失則淺或失則卑夫帝王需材以用世也而輕
也奚以任也淺也奚以受也卑也易以陵也嗟

得士若此國將焉賴哉故曰浮華輕薄不可任
以爲治取士而得浮華焉者猶獲乎赤箭青芝
也雖美無所用之是故某受聘之初亦未嘗不
惴惴焉蚤夜以惕夫天地之生材也洪纖一氣
然而纖之不可爲洪也辟則棘之不可爲櫝也
聖王之用材也小大異任然而小之不可爲大
也辟則椽之不可爲棟也吾受提斤之任而入
粵求材能無惕乎或曰因材而篤天地生物之
性隨材器使匠氏不得已之意嗟乎士乎吾寧
使人不得不用不用不已而使人不得已而用

之乎我

國家養士百八十餘年

皇風四被夷夏同聲

聖皇御極涵濡益深　道樞默運中外雷動乃令

甌粵之士人知崇學羨墻　道化與日俱新蓄

材待用視昔爲盛也頃策執策而來也自衡湘

而南觀粵之山盤礴周徧草木賁若葉翠冊青

蔚不可辨雲鬱霆蓄爲烝爲澤又渾凝閟奧珍

詭中涵愈窮而愈不可測而其孫峰峻嶒壁立

千仞奇矯絕塵濯濯乎若與日星俱動叢臣灑

然異之而人生其間實鍾靈秀豈無賢傑雋拔
之士出而為
國建經世之業者邪既而觀諸士之文或鋪張帝
王之道或究極天人之理文不流放言無枝葉
宏裁卓詭詞旨震絕炯炯乎若與星斗埒奇而
淳粹博練意語天出鎔謨範誥析理入微則固
燿躍光渙焉以釋也夫文之是以知人也自昔
言之其人狷者其文急以慤其人狂者其文怪
以恣其人纖則其文碎其人答則其文誕由中
發外人若自貌莫之或失也則夫今日粵之諸

士吾未觀其毛骨而得其神情而文因神情之
所注也沈雄者干城之才精鍊者宗廟之器峻
潔者命世之英吾知其不爲徇不爲任不爲纖
奇而重也無弗從也深也無弗受也故因大車
以載積中不敗也諸士之謂邪
皇上 德合天地 道協黃虞觀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求才圖治遐荒靡遺而主司妙簡精良企
克 國用爾諸士尋將對揚
明廷受爵 公朝其將何以荅之邪君子曰大德
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夫階進之日受任之

地也如金在鎔一塵爲黷如駿在馭九折弗回約不當如是邪傳曰先勞而後祿又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爾諸士其共勉之用毋忘予今日之言

明月譜引

少室山人曰夫月一也而境與物變孤臣思婦寤寐悲涼幽人逸客神情飛越游子羈旅形魂凄斷明月在天而境生乎其人之心殆萬有不一者月何知邪予平生見月如燠獲濯玄精内奕乃集爲是譜置几硐間時時把玩風露之覩

古人遇境而生韻况佳絶故不出戶庭而山鳥常清動如江山而輝光在目吁月生心邪心生月邪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必若人者起也而可與語斯境也

少室山人集卷二十五

河南楊本仁

文

安南後議

安南事累奉欽牌督催嚴切若據該府所呈似亦可為　題覆職等竊念承襲重典篡弒極惡必得真確情由勘處斯為有據是雖宏濵見存阮敬無敕國無他虞轄內輯睦而投訴有詞

題勘有

旨亦必臨關審驗而後可歸斷也夫世固有飾貌

以誑人詭道以嫁禍者覿面猶將失之則夫今日數千里之文移三二人之口語行勘者三數年而竟視此以為的邪夫奸雄圖國一擲千金而細人之情見利而忘其身雖死不顧也吾之所憑者祿天縫農昌等輩也夫祿天縫農昌者何人縱使體察獲真亦為利動可據以為信而不可據以為題而况未必可信者乎徐詳貢使之言情懇雖切而釁隙莫攙其中若大有可疑者宏璵幼孺政由柄臣或疑其情在定位若貢事大通而其位遂定矣或疑其忿在誅讎若

正中一一割而其忿遂逞洩矣倘由此而變制國事
逆跡遂彰則將何以為辭乎故今日之事一失
於周知府之停俱會期再失於王知府之輕放
貢使夫交事視宏瀷之存亡而勘事視宏瀷之
眞偽宏瀷來萬喙奚據或謂其篡逐或謂其
幽囚或謂其瘐死何以自明乎而況朝貢一
遍國無貳事又何勘乎一入關門遲速在我或
有後時誰執其咎職等過慮必如初議仍委南
太二府掌印官督備龍憑指揮先期赴關督遣
來使必齎[illegible]彼中諭以傳襲重事既被人言奉

旨推勘莫宏瀷歷數年來年亦稍長宜有知識責
令鄧文值等阮倩等齎捧原
賜勑印并莫氏眞正宗圖同伊母潘氏擁護前來
刻日抵關聽勘而海北左江各守巡該道如期
臨關公同推驗夫應襲之嫡嗣一眞則謀篡之
疑情俱破阮敬之功罪既白則正中等之去留
可定也必如是而後勘處無惑必如是而後[illegible]
題覆有據夫阮倩乃其司初命使臣鄧文值又
其至親而潘氏則其親母有情必盡而其言固
可憑也雖使其言萬有一不可盡憑而吾之勘

事法止如斯而已縱有遺情亦無後悔是雖外夷之故而干中國之體是雖一時之事而關百世之典職等何知祭詳累日若有不盡釋然于其中者輒敢不避煩瀆盡言云云伏乞鈞臺量垂省察詳示遵行

叙重修全州志

全故有志也而舛陋無紀撫其所不必存而遺其所必不可闕疎劣成於寡昧情勢掩乎鑒義爾邪夫全於粤為上地而又多才往也靡徵後將焉視督學謝公憮然病之乃於校士之暇刻

爲詮削於是乎旁搜塵籍下引故老斷碑殘牘
曲加披省埋其所弗逮而闡其所不及晳一行
可甄雖苛弗指義不必存qui而亦擯文於舊藏
十之六而事溢乜之三將授工屬予叙之夫志
鑒往躅而繩來軌也有風之道也獨建置沿革
乎稽式予觀今志挈緇以從理也而政弗舛也
標制以示準也而吏弗迷也擿鋒以道砭也而
民弗病也而又峻體以懲駁也引義以彌濫也
美哉核而潔辨而理盡而不黷辟之淘洗江山
鎔範規制抉剔才賢金石典訓鑿鑿乎足垂炯

鑒也者乎是故全粮於兵防也而白要害之鄒
令敉於甲征也而指竄弄之逕全毗於屯政也
而發侵沒之機全病於猺禍也而引制禦之端
則夫後之良牧立政紀殖民生固不必求之志
之外也美哉公英練植風節先以名御史督學
帝畿為翰林為宮直乃出而於粵動引古誼雅孚
士心掖程振賈不遺餘力夫去華近而涉荒裔
亹亹法紀了無芥蔕則公之識度也卓乎邈矣
予何足以知之志凡為綱七為目五十有八成
於歲己酉冬十一月刻於庚戌春二月總如干

安南定議

議照安南之事在定名位以繫人心息争奪以正倫紀故順逆之情視宏瀷之存亡而傳襲之典顧宏瀷之真偽若於此一誤則後禍叵測阮敬之功罪莫明正中之去留難定也今既該兩廣海北左江守巡參將等官節委知府王貞吉周允督備指揮卞爵孫文繡之審勘已詳又該各道節差目民禤天縫農昌閉均總旗林清等前後之體驗有據率稱宏瀷見存轄內安輯原

賜勅印遵守無失又取具莫氏宗圖官目供結前
來則莫宏瀷為福海正妻潘氏所生嫡子似亦
無疑相應照例奏
請承襲都統使職事俾得脩 貢敬天以鎮撫群
夷以脩復舊政夫敬典親屬阮敬舊臣當益勵
忠勤以明非咎武氏潘氏擁護於中群族群目
翊戴於下振 軍門定亂之權伸
天朝固存之義再照阮敬之與莫正中等勢不並
存者也往利幼弱人懷窺伺疑釁易開阻兵怙
亂故投訴 軍門者乃自謂勦逆自逭逐親目者

又藉口除叛權臣疆宗嫌怨深固今敦睦之意縱實而危疑之處莫解夫宏瀷孺子潘武婦人而敬典又依外親以圖內事者也權之所在雖疎猶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阮敬何心彼自疑畏倘動觸迫讐之機則寔缺投生之望夫擄憤而來圖存莫氏或使駢首嬰禍莫保其身是雖後事之虞實關今日之體所據莫正中等去留機宜委應議處職等竊詳各夷之來略與投降夷人事例不同恐終難安置合無暫行照舊羈管待三數年後宏瀷稍長宜有知識肸心撫戴

既因政權有歸遣之盡還本國或諭令復其爵土則義勢相持依憑有地是卒賴
朝廷之靈求為莫氏之慶吾不能虞其前能虞其後吾不得保其始得保其終矣

衰病乞休疏

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臣楊某謹奏為衰病不能供職懇乞休致事臣見年伍拾陸歲河南杞縣人由嘉靖捌年進士除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歷陞刑部郎中江西按察司副使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江西按察司按察使調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陞今職臣本庸劣誤蒙
朝廷收錄歷官貳拾年餘平生之心不念身家故
事不避難官不擇地期必有樹立以報
國家作養之
恩以求不負天地生成之德但臣氣血素虛根本
不固蒸之調攝無術外邪易侵老痰鬱火為病
交深臣愚不自知歷官以來夕藥晨粥循堅心
自理朕年日益增血日益耗復失從治之宜幾
成不起之證乃於本年叁月拾叁日盥櫛未加
頭目眩暈忽不自持壹仆至地如夢復覺移時

乃趑見今心悸而不能止膝顫而不能行自胷以上如火而熱自股以下如氷而冷氣不通貫恐漸成關格猛自循省危在旦夕夫臣本不才加之多病筋力日衰志慮日昏雖欲勉思報稱何以任事若復塊守一官苟圖荒飽輕負平生靦顏一世則虛糜歲月徒費藥物內疚身心無益疾病深為名義之累又何以逭曠瘝之誅哉

伏望

陛下憫臣任職數年或有葵藿小忠徇馬微勞如

蒙

勅下吏部查照近年外官因病乞休事例將臣放
歸田里得以從容醫治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則
臣雖抱痾林丘猶竊祿公朝也出處之分眀始
終之義全臣不勝感
恩祈望之至為此具本專差義男　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敘贈廣西學憲與槐謝公陞河南少叅
庚戌歲春廣西督學與槐謝公敘遷河南少叅
夏部檄乃來戒行此齋魏公揔臬事能文而頋

海

闕廷從寬庫樞撰非邪公風儀峻整有英鑒矯矯著

風節于時時與論事輒見鋒占峻發氣無盤錯

而精識時機洞測幽微真憂國如渴者乎嗟難

言哉先民之言曰雖爾身在外乃其心罔不在

王室公且將端委

廟堂擢奸鉏疆堂堂乎折而不撓近乎古社稷之

臣而河南者豈其地邪公天下之才也而天下

之人知之予徵觀其用世之心如此如此用是

以為贈言

蜀道紀行序

天下之道學與仕而已二者常相為用而不可偏廢楊之先有子雲伯起其人漢以後文學吏事言人人稱且遺恨其各自為家焉而不能兼亦恨不生同時與之上下其論也嘉靖丙申夏蜀之國以獄訟於

天子詔讞之時簡

命者得二人楊子少室與焉或難之楊子抗然曰職也行之日某忽以憂去

天子以仁代仁難之楊子又抗然曰職也遂

陛辭而西舟東起止日相與俱凡所至有作有作
輙紀之未常見其遽然出一言惰一行叩之若虛
焉而不知其中之有也即之若溫焉而不知其介
之厲也至之日廼爲忘形交詩文吏事日相就正
予不敢以友事而子亦不自疑與之論文辭如富
商大賈日售而不窮退而私服曰今之子雲也與
之論事辭如中流砥柱日撼而不搖退而私服曰
今之伯起也未嘗敢以語於人一日出斯錄以示
予且感而嘆曰噫嘻吾胡爲乎來哉李杜之名家
說者謂茲行助也在我二人顧子廼作而颺言曰

都此豈偶然之故哉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予小子仁共游大川吾子其龍乎徵子吾魚矣明時之鼓舞友道之磨琢其所至豈止於此而已乎子兹行也對時適物感今懷古斯録之紀不下百篇獨於謁伯起墓揖子雲亭二楊之作尤惓惓焉寧非尚論而兼友之耶何李杜之有雖然子雲文士也伯起漢之夫子關西之墓亭不及吊而四知之軒銘越久矣太玄之亭又相與周旋焉豈豈偶然之故哉遂為序於斯録詞調之高古性情之中正世必有能知之者予何言時嘉靖丁酉春正上元

古吳太郡徐剛顧存仁撰于西蜀子雲書院

書少崖楊君蜀道紀行詩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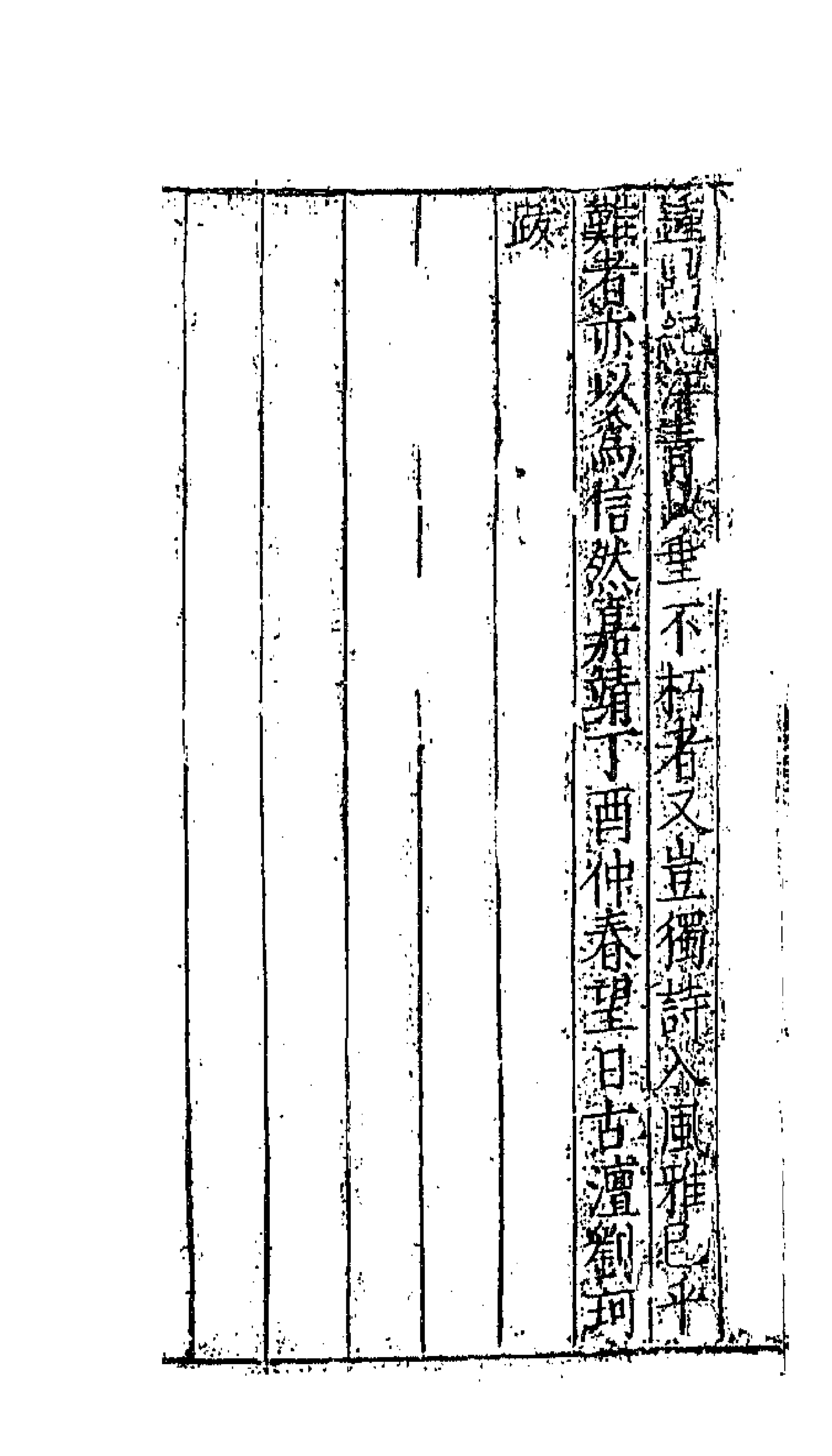
詩三百篇孔聖録以為經傳世無窮者謂其本倫綱該物理可以風教天下關繫者大也故作詩無所關繫雖工何益不作可也三百篇後作者代不之人逮李唐尤以詩爲尚故作者益多終一世以詩名家者無慮數百人評者往往以軋漢魏親風雅獨歸諸杜工部子美無亦以其忠君愛國憂時憫事有關世道可以風教也耶我

明秋官郎中楊君次山嘉靖丙申秋奉

命使蜀自出都門以至錦江陟降涉歷餘數千里

憂虞險阻倦極之一有所觸皆發於詩凡其詩悉關
於世惟時予亦以同事至得盡觀楊君諸體篇什
不覺心醉神服而嘆曰子美之儔歟子美之儔歟
時有客難予曰子美一代詩豪其詠歌固三百篇
之遺也遠駢屈宋俯視揚馬曹劉沈謝元白而下
難與爲伍楊君詩雖工豈若是班乎予應之曰子
何厚古而薄今耶古今人一也聖天可希而同而
況於詩乎予重愛夫楊君之詩者非獨格調音響
典則不浮淸健不腐超逸而不沉着有合於工部
也其愛君思親念友懷鄉訪賢問舊尤爲惓惓大

率意趣所歸有關於倫綱不專於情景遠擬工部
眞與世而同符是不可以風不可以教乎予試誦
揚君之詩嘗自知之數日難者復予曰小子取揚
君詩徒誦數過乃知前日之疑誠謬矣誠謬矣夫
吾子之言是也予又曰世稱子美詩可追風雅者指
終身所造而言也楊君年纔強仕而　詩慕古亶
亶焉屹屹焉其志不衰將來所作必有與三百篇
並傳者豈獨可伴工部已乎此特以詩論耳楊君
學純氣正而才高學純則不誘於私邪氣正則不
撓於權勢才高則不困於劇繁與時樹立必有銘



謳吟紀述書以垂不朽者又豈獨許以風雅已乎

難者亦以為信然嘉靖丁酉仲春望日古澶劉珂

跋